

萧友梅与北大音乐传习所

谭抒真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我国最早的、也是第一所音乐教育机构。它的前身是音乐研究会,创办于1919年1月,于1922年改名为音乐传习所。当年北大音乐传习所的人不论是教师或是同学,现在在国内的大概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记得有个同学叫罗迥之,比我大几岁,当时我担任小提琴独奏,他替我弹伴奏。解放后在武汉中南音专教钢琴,后来也作古了。还有一位当时的老师穆志清先生,解放后在成都四川音乐学院教课,前几年去世了。

1922年我在北京汇文学校上学,并在外面学提琴。后来有人告诉我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有小提琴课,我就去了。学校就在沙滩北面叫四眼井的地方,在一条小街上。房子很古老了,走进门有十几步往下走的台阶,外面的马路反而比房子高得多。那房子很小,是明朝的建筑,有两个院落。前面的院子没有南屋,只有东西两屋;再进去有东屋、西屋,都是教室,房间很小,北屋有三间,东间就是萧友梅先生办公室,西边的两间是打通了的,供乐队排练之用。我在办公室见到了萧先生表示要想学小提琴,他欣然同意。学费很便宜,一学期只有壹块钱,而我在外面跟外国人上一次课就要五块银元。萧先生以为我才开始学琴,所以没有给我派最好的教师。当时最好的教师是赵年魁、全树荫。我的老师叫穆志清,就是前面提到的解放后在四川音乐学院教学的那位。他主要吹黑管,也会拉小提琴。上课就在西屋。当时天气已很冷了,还生了个火炉。传习所的那批教师原是前清慈禧太后的乐队成员。他

们从十岁左右招去受训,最大不过十二岁,学器乐的多数是满洲人。他们由意大利教师训练,还教他们固定唱名法。那时我正在学《开塞》(Kazser),穆志清先生听我拉琴后说:“阁下,你拉得不错,我主要是吹黑管的,琴拉得并不怎么样,我倒是能唱给你听。”后来上课是他唱我拉,他唱的音很准,不论多少升降记号,我很佩服。萧先生不常遇到,刘天华先生却经常看见,因为他也拉小提琴,有时和我谈谈。那个学期开音乐会,节目有赵年魁先生和我的提琴独奏。教师乐队由萧先生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全体乐队成员都是旗人。演出地点在北大第三院的大礼堂。我们离三院不太远,去时先到传习所,大家帮着扛乐器,其中还有个低音提琴。会场灯光不亮,台上挂的是煤气灯,音乐会的前半场是独唱、独奏节目,后半场是管弦乐,萧先生作为指挥,穿的是西装礼服,演奏员都是长袍马褂。我只有长袍,没有马褂。赵年魁戴了个大礼帽,就象现在西藏人戴的那种帽子。他上台首先把帽子摘下,鞠个躬,然后再把帽子戴上演奏。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开的那场音乐会,别的节目我已记不清,只有萧先生的那首《新霓裳羽衣舞曲》,至今还未忘。萧先生自己亲任指挥,乐队队员除了原有的那些人外,还有一位首席小提琴是俄国人,叫托诺夫。这首乐曲虽然用外国乐队外国乐器演奏,它的音乐效果却完全是中国味道,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从前小时候各种民族乐器都学过,没想到长笛

怀念叔父萧友梅先生

萧淑娴

友梅叔父在我国新音乐教育事业上的贡献很大，功绩很高。他于1940年故世后，不少音乐界著名作曲家、教育家都曾著文纪念他，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凡是曾和他学习过和共过事的学生、音乐教师和同事，都认为他是个海人不倦的好老师，待人真诚热情的好长者，办事认真负责的好工作者。今天蒙音乐界同志们开会纪念这位故世整四十周年的中国现代音乐启蒙老师、奠基者，对这位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新音

乐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的音乐家，不因他的错误而忽视他的功绩。作为他的亲属，特别感动，我们感谢党和政府以及音乐界同志们亲切的关怀。

从历史发展上看，他对中国音乐教育所散播的种子，三十年来，已经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开花结果了。因此，我以为，今天纪念他，除了由于他个人成就以外，还应当理解为这是对于“五四”以来六十年间音乐教育状况的一个总结。

吹出来的音色和中国笛子一样优美，感到很惊奇。那时我每次听了音乐会都要写日记，写心得、感想，甚至写点小文章。那次音乐会的感想我引用了两句唐诗，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

《新霓裳羽衣舞曲》1923年正式出版的单行本是钢琴曲，我那次听的是管弦乐，但是管弦乐的谱子现在找不到了，很可惜。

1927年春天在上海发起创办新华艺大，我也是创办人之一，地址在打浦桥。大约五、六月份萧先生来上海，他写信给我，预备筹办音乐院，希望和我面谈。这封信是用毛笔写的，我曾保存了好多年，后来遗失了。萧先生那时住在陶尔斐斯路，与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先生住在一起（杨先生也是为筹办山东大学到南方来的）。我在那里见到了萧先生，他告诉我说北京的音乐系不办了，因为那批教师教学水平不高，不符合萧先生办学的要求，而上海人材多，外国音乐家也多，所以他到上海来办学。那时我来上

海已三年了，情况比较熟悉，他问我上海有那些音乐家，我说你最好去找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梅百器（Paci），社会上有名的音乐家他都熟悉。后来音乐院找到的教师查哈罗夫、法利国、苏石林等人，都是第一流的音乐家，但是国立音乐院头一年的小提琴教师不是法利国，而是安塔波尔斯基，因为1927年到1928年春天法利国回意大利度假了。

1929年我从日本回来，曾去看望萧先生，那时学校在毕勋路（现汾阳路），他带我参观了乐队还看学生上课。往后看到萧先生就少了，那时乐队中没有中提琴，我和一位从日本一起回国的同学一起学了几个月的中提琴，老师是盖尔索斯基，因为学费要25元，那位同学起先还不肯学，由我代他缴了学费，还借给他中提琴，但是他学了两次就不去了。1928年春天国立音乐院第一届学生音乐会，我担任中提琴独奏，查哈罗夫伴奏。从这以后我与萧先生就没有联系了。